

雲
麓
漫
鈔

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

第一輯

10

雲麓漫鈔

趙彥衛 著

古典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七·上海

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

第一輯

- 1 唐才子傳
- 2 隋唐嘉話 大唐新語
- 3 唐國史補 因話錄
- 4 唐摭言
- 5 唐語林
- 6 羯鼓錄 樂府雜錄 碧雞漫志
- 7 唐音癸籤
- 8 教坊記 北里志 青樓集
- 9 醉翁談錄
- 10 雲麓漫鈔

雲 麓 漫 鈔

趙彥衛著

*

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2弄1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捌陸號

三星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*

書號 89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7 3/16 字數 127,000

一九五七年四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四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6,000 定價 (7) 0.65 元

01 2111 21

出版說明

雲麓漫鈔十五卷，南宋趙彥衛著，雜記古今天文、地理、制度、故事等，大都加上作者自己的考證與見解，所謂『析誤鉤隱，辨是與否，有益學者』（見卷首序言）。作者見聞頗廣，對於文學方面也很注意，研究文學的人可以從中取得許多有用的材料。但其中也有記載失實之處，不能全部信從的。這也是這一類著作的通病，僅求其博，因此就常有不够精確的材料羈雜在內。現據涉聞梓舊本標點排印，如有錯誤，敬請讀者指正。

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四月

擁爐閒話序

士於書，博或荒，精或餒；不荒不餒，而又能用其學，則善已。吾友趙彥衛景安，佐吳門幕，一時郡守使者，委以事而立辦，諮以疑而冰釋，犁然當人心者，皆與經史合，援今引古，博不病荒，精不病餒，余固知其外吏而內儒，學而有用者也。暇日出雜著一編，凡筆古今事若干說，析誤鉤隱，辨是與否，有益學者，予讀之，驚且歎，有過所得。然景安方壯，嗜學未已，是惟無述，予之驚且歎，將不一再而止也。

序

擬爐閒紀十卷，近刊於漢東學宮，頗有索觀者，無以應其求，承乏來此，適有見版，併五卷，刻諸郡齋，近有避暑錄，似與之爲對，易曰雲麓漫鈔云。開禧二年重陽日，新安郡守趙彥衛景安書於黃山堂。

雲麓漫鈔卷第一

雲麓趙彥衛景安

常州宜興縣之善拳寺，唐李蠟舊宅也。山上有九斗壇，其下有乾水二。善拳洞寺有碑，其略云：『準內門承奏院刑司帖，據清訟院申，有常州善拳寺僧沖偉執狀立橋，稱抑屈者右，似此立橋等人當司奉批旨就問，仍取文字，遂領到沖偉責問。據狀：「先在義興善拳寺住持，寺牆內有九斗壇，自來屬寺。建隆元年，被縣令歐陽度奏陳改差道流主持，蒙下吏、禮部、太常寺、刑部定，奉批旨，下待制院，奉院不詳省寺元定，却改付道流。續次陳奏，蒙下御史臺，臺司却牒過省部廳，並不與沖偉理定，緣此立橋乞下按鞠院諸司行遣奏。元承刑部牒，奉制，中外諸司刑獄，如有冤訴，並大理寺推覆；大理寺有冤，即送御史臺斷；又未息訴，即命大僚置制院推覆。此件公事，合命大僚詳覆。』御批：「此小事何勞大僚詳定，但問累代興創如何。見說星辰，便是道門中事。且如郊祭天地星辰，山川嶽瀆，不用道士行禮，既久係僧主管，輒因造次所奏，故致詞訴，可令仍舊隸善拳。或有請禱，只用僧祈，澤寺祈禱，見差道士，互有參雜，亦可差僧，永爲定式。如此去，更有如歐陽度小官人子亂撓公方，有所陳述，不得取旨。水旱災沴，乃孤之不德，非因道士、和尚。』嗣淳熙十三年，蒙國史院於余家取索舊時徽宗朝文字，嘗以此碑繳納史館。

我淵聖皇帝居東宮日，親灑宸翰，畫唐十八學士，並書姓名序贊，以賜宮僚張公叔夜。靖康初，張以南道總管自鄧領兵勤王京師，拜樞密，以不肯推戴異姓，取過軍前，飲恨而薨。薨，涉開本作薨。長子

慈甫從行，慈甫閣中攜畫南來，諸叔屢取之，不與。有以勢力來圖者，慈甫令人以贗本遺之，今

豫章刻是也。丞相李公伯紀爲之頌序，以爲閭立本畫，褚亮贊，而御書十八人姓名，畫既不精，

而贊中字亦有故與改之者，李初不考也。後虜人請和，慈甫來取其室人，有旨還之。先妣乃樞

密公之姪，而樞密夫人亦先人諸姑。先人在樞密勤王幕中經理諸孤南來，慈甫之閣，留此宸翰

付先君以行。慶元五年，余爲天台倅，嘗以宸翰刻諸台倅公廨，併載其事，丞相京公得其本，答

書云：『鄉里所刻爲贗本無疑矣。』

高宗嘗書車攻篇賜樞密沈公與求必先，字甚大，重字皆更一體書，雲漢昭回，今古罕儔，聖政書作賜宰臣，誤矣。嘗敬觀於孫公侍郎處。侍郎公諱說。

盧龍河在北方。唐書云：『狄人謂黑爲盧，謂水爲龍。』書云：『盧弓矢千，』箋云：『盧，黑弓

也。』戰國策：『韓盧，天下之駿犬。』詩亦有『田盧』，箋云：『盧，黑也。』犬之黑色者，多善

走而猛，故田犬以盧名之；若守犬則不以善走爲事矣。大抵牛、馬之類，黑者健於黃、白，不獨

犬耳。以此觀之，古人皆以盧爲黑，非北狄語也。

晨風詩，每章皆釋之爲草木，獨解『六駮』云是獸。按崔豹古今注云：『山有木，葉似豫章，皮多癰駮，名六駮。』則六駮亦木也，方與上下章意協。

易緯有六日七分之說，巫史附會之學，非聖人之意也。而學者惑之。其說以六十卦爲候卦，坎、離、震、兌爲四至，居中分四時；震主春，離主夏，兌主秋，坎主冬；六十卦分四方，主五日一候。卦有六爻，每月分五卦，主六候；五卦之中三十爻，故主一月之日，而候則每候五日，一月六候，故五卦分主六爻。說者以爲楊子雲之作太元，本易者如此。是何窺聖人之淺也！子雲首爲卦氣，已非夫子之意；且卦氣起於中孚，爲冬至，又當坎之初，此說已無理，子雲又配之以中；卦氣以屯直小寒，又當坎之九二，而太元配以闕；據太玄經應作闕卦氣以升直大寒，又當坎之六三，而太元配以干；卦氣以小過直立春，元亦配以差；卦氣以漸當驚蟄，而元亦配以銳。其它倣此，皆強爲之說，非理之自然。使以直小寒之卦而直大寒，以直大寒之卦而直立春，更相移易，有何不可。殊不知易之爲義，豈可專以卦氣求？其間蓋有真可配時、月，確然不可遷易者。如一陽生爲復，二陽爲臨，三陽爲泰，四陽大壯，五陽爲夬，六陽爲乾；一陰爲姤，二陰爲遯，三陰爲否，四陰爲觀，五陰爲剝，六陰爲坤。以此配十二月，是豈可更互移易哉！若因此爲例，而欲以六十四卦每一爻直一日，則非大易之旨矣，不可不辨也。今圖於後，以見卦氣之謬。

六十卦準氣候并天度圖



『色斯舉矣，翔而後集。』此言夫子與弟子遊行所見，聖人豈有機心哉！禽方回翔，亦識其顏色，而後集；言『集』，則非一雉矣。方春領雛而食，非雌而何？夫子嘆其得時，子路取飲食之餘以飼之，乃三嗅而飛起。今解者云：『子路捕而共夫子。』子路雖好勇，烏至是哉？或云：『聖人寓意於人物。』亦未必如此，嘗舉似東萊呂先生，云此說甚通。

人受天地之中以生，頭圓象天，足方法地，五臟六腑，疑莫不然。今醫家言，喉管之下卽有肺，肺屬金；肺之下有心，心屬火；肝屬木，脾屬土，腎屬水。竊謂心居中虛，治五官，心當屬土；肺在上爲華蓋，庇覆五臟，當屬火；始應天地造化。不然，則五行錯亂，失其敘矣。而前輩罕言之。及觀月令，仲春盛德在木，故所主皆屬木，而祭先脾；仲夏盛德在火，所主皆屬火，而祭先肺；仲秋盛德在金，所主皆屬金，而祭先肝；仲冬盛德在水，所主皆屬水，而祭先腎；中央盛德在土，所主皆屬土，而祭先心。正義云：『古文尙書說脾，木也；肺，火也；心，土也；肝，金也；腎，水也。』許慎按月令四時所祭與古文同，則知先儒已有此說，後人不能明之，往往流入於醫家，良可嘆也。或恐難易，豈不見天文家所用五行，地理家則反其位而用之，謂之大五行，此吾儒所說五臟，彼醫家所說不必拘也，何傷乎？

古者天子，千里之外設方伯；五國以爲屬，屬有長；十國以爲連，連有帥；三十國以爲卒，卒有

正；二百一十國以爲州，州有伯。八伯各以其屬，屬於天子之老二人，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，故周公、召公分陝而治。周室中微，二伯不能舉職，八州之伯，各以其力討服不庭，以尊王室。至其末也，假尊王之名，以力服於諸侯，故王室不競而伯盛，伯轉而爲霸，異其稱號，逼斯甚矣。

詩：『既伯既禱。』釋文：『伯作禱音。』古者，行師必先禱馬祖，二伯以兵威諸侯，常有禱祭。禱、霸聲相近，恐以此訛。孟子不過曰：『五霸，三王之罪人也。』苟卿凡言王，必繼之以霸；如曰：『粹而王，駁而霸。』『王任德，霸任刑。』殊不知王，天子之事；霸，人臣之事。君臣之分，烏可亂也！

子見南子，子路不悅，曰：『予所否者，天厭之！天厭之！』或者致疑於此。周制，諸侯曰國君，妻曰小君；禮，小君預祭，臣子得見小君。孔子既見衛君，見其小君，禮也。子路不曉此意，故孔子有『予所否者，天厭之』之語。天厭，言天之所棄則不見。衛之南子雖淫亂，而居小君之位，焉得不見乎？

公山弗擾以費畔，佛肸以中牟畔，召子，欲往。蓋公山弗擾、佛肸皆季氏之臣，季氏叛魯者也；二人叛季氏，則必歸魯，聖人喜之，然亦卒不往。

禮，食必先祭。釋者謂祭先製飲食之人；釋氏亦祭，謂之出生，則脩鬼道；儒釋之分如此。

牛之爲用，見於經，曰『肇牽車牛』，曰『服牛乘馬』，惟用於車，周官牛人，亦不云耕也。自趙過爲漢搜粟都尉，始教民代田，有牛耕之制。又云：『冉耕字伯牛。』豈周晚已用牛耕，但未廣及於天下？或云：『伯牛之字，後人所記。』苟如此，則牛之有功於農厚矣！代田事，通典載甚詳。

禮，居士錦帶。釋者謂：『古之帝王必有命民，能敬長憐孤，取舍好謙，舉事力者，命之於其君，居士卽命民。』韓非子書東海上有居士狂裔、華仕昆弟二人，今之賜處士號是也。

詩言：『不顯文王。』釋者謂：『不顯，言甚顯也。』周齊侯鍾款識，有『不顯皇祖』之語，不字作甬，始知爲丕字，蓋移下一畫居上耳。與書言『丕顯哉文王謨』同義。蓋古字少，往往借用，或左右移易，或省文，不可以一槩論，當以意求。三代銘器存者甚多，如祖作且，仲作中，伯作白，空作工；子孫字持戈戟者，銘武功也。又諸國字或不同，故見於鼎彝文亦皆有異；有王者則一道德以同風俗，然後車同軌，書同文。世人但知秦以前有古篆，而不知如此多品也。

三江，其說不同。孔穎達尙書正義云：『南江從會稽、吳縣南東入海；中江從丹陽、蕪湖縣西東至會稽、陽羨縣東入海；北江從會稽、毗陵縣北入海。』韋昭又以松江、浙江、浦陽江爲三江。今浙西之地，受上流諸郡之水以入江海，其大源有三：一自寧國、建康等處積上流衆水入溧陽爲金

淵，卽子胥沉金之所；至鎮江之金壇、延陵爲長塘湖，至常州、宜興、武進、晉陵爲隔湖；又自宜興環無錫、平江之吳縣、吳江、湖州之烏程爲太湖，又東爲松江，自崑山、秀州、嘉興、華亭入海。其二自寧國、徽、嚴界聚上流之水，下入杭州界，合臨安之於潛、新城、昌化等縣之水，東入江漲橋運河，北自湖州市入太湖。其三自廣德軍界積聚山北及上源之水，下入宜興、安吉，合長興等縣水入太湖，由松江以入海。此尙書疏義禹貢之三江也。但說得不分曉，故後人指江東之水爲廣德諸山限隔，焉得南下？今云：『廣德軍山北上源之水，』始渙然矣。或云：『此三水皆由太湖、松江入海，祇可云一江，合以浙江受二浙之水爲一江，揚子江爲一江。』理亦通。蓋此三江，皆獨入海。松江下又自有三江，鄺善長云：『松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，自湖東南出，謂之谷水；谷水出小湖，逕由拳縣故城下，卽秦之長水縣，又東南逕嘉興縣，城西鹽官縣故城，南過武原，出爲散浦，以通巨海。谷水既涸廢，故吳中多水，松江東流，聚爲小湖；西北接白蜆、馬騰、瑋瑁四湖。谷湖卽谷水。又南接三江。今松江北逕七十里，江水分流，謂之三江口，卽吳越春秋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口入五湖是也。』庾仲初揚都賦注云：『太湖東注爲松江，下七里有水口分派，東北入海爲婁江，東南入海爲東江，與松江而三。』太湖發源既遠，匯爲巨壑，水不入海，則民不奠居，故云：『三江既入，震澤底定。』或云：『自岷山導江，所包地里闊遠，今三

江萃於東南。』殊不知三江既入，係於揚州，豈可捨揚而它求哉？

經云：『蟠豕導漾，東流爲漢，又東爲滄浪之水，過三澨至於大別，南入於江，東匯澤爲彭蠡，東爲北江，入於海。』此言漾、漢之水，自入江，循江之北而行，不與江混也。又『岷山導江，東別爲沱，又東至於澧，過九江至於東陵東，以北會於匯東，爲中江，入於海。』言江水至此盛大，居中而行，故曰『爲中江』，非謂別有南江也。漾、漢二水，不與江雜，經反復言之，解者因見有中、北二江之文，遂又添南江，失經旨矣。

書云：『雲土夢作乂。』孔安國注云：『雲夢在江南。』按左傳吳人入郢，楚子涉睢濟江，入於雲中；王寢，盜攻之，以戈擊王；王奔郢。楚子自郢西走涉睢，則當出於江南，並後涉江入於雲中，遂奔郢。郢則今之安州，涉江而後至雲，入雲然後至郢，則雲在江北也。左傳：『鄭伯如楚，王以田江南之夢。』則雲在江北明矣。雲夢之名互見，諸書不同。鄭伯『田江南之夢』，地理志云：『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。』杜預云：『南郡支江縣西有雲夢城，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。』或曰：『南郡華容縣東南有青丘湖，江南之夢。』雲夢一澤，而每處有名者，司馬相如賦云：『雲夢者方八九百里。』則此澤跨江南北，皆有名焉，在江南則今之公安、石首、武甯等縣，江北則玉沙、監利、景陵等縣皆是也。

今人折竹長寸餘者三，以手彈於几，以占吉凶，命曰五兆，大意髣髴灼龜。按楚詞：『索瓊茅以筮簪，命靈氛，爲余占之。』注：『瓊茅、靈草也；筮簪、算也。』又云：『小破竹也。楚人結草，折竹卜，曰筮。靈氛，古之善卜者。』則知今之五兆，蓋始於楚之筮簪，二字音廷專。

虜使來賀正，多值冰雪，有司作浮筏，前設巨碓以擣冰，謂之『冰簿』；又以小舟搖蕩於其間，謂之『淠舟』。其制始於王荊公當國，熙寧中欲行冬運，汴渠舊制，有閉口，十月則舟不行；於是以前船數十，前設碓以擣冰。役夫苦寒，死者甚衆。京師諺語有『昔有磨，磨漿水，今有碓，擣冬凌』之諺。

紹興中，李侍郎椿年行經界，有獻其步田之法者，若五尺以爲步，六十步以爲角，四角以爲畝；使東西正北之相等，則各以其數乘之；一者二也，二者四也，三者九也，四者十六也，五者二十五也，六者三十六也，七者四十九也，八者六十四也，九者八十一也；使東西爲一等，南北爲一等，則以短者爲口，以長者爲弦，以口之一而乘弦之十則十也；以口之二而乘弦之十則二十也。至於東西南北之不相等，則合東於西，合南於北，而各取其半而乘之，如上法。又有圓田之法，取圓之數相乘，積之十二而得一也。圭田之法，取方之多，補銳之少，併二而得一也。所謂覆月者半圓也，取圓之徑半而除之，乘圓之數再除其半，其步可見也。所謂勾股者，半圭也，以短爲

勾，以長爲股，以尤長爲弦，取勾之半乘股之數，其步可見也。有名腰鼓者，中狹之謂也，有名大股者，中闊之謂也；有名三廣者，三不等之謂也。三者皆先取正長，倍加中廣，四而得一也。四而得一，與十二而得一，非少之也，加虛數而究其實也。此積步之法，見於田形之非方者然也；既已得積步之數，欲捷於計畝，則一除二四、二除四八、三除七二、四除九六、五除一二、此處似漏一零字。六除一四四、七除一六八、八除一九二、九除二一六。蓋一畝者，除二百四十也；二畝者，除四百八十也；三畝者，除七百二十也。推而上之，十畝除二千四百也，二十畝除四千八百也，三十畝除七千二百也。又推而上，一百畝者，除二萬四千也；二百畝者，除四萬八千也；三百畝者，除七萬二千也。

在上言之爲制，下承之爲詔，故漢有待詔金馬門，待詔公車。唐武后名墨音照遂改待詔爲待制，迄今不改。

許翁翁毫人，少嘗取隸軍籍，以功補官，遇異人，遂棄家入襄漢山中學道。山上捕麕鹿如飛。乾道間來臨安，已年九十餘矣，雙眸炯然，飲啖異常，能鍼，出於方伎之外。史丞相苦脾氣痛，在經筵時，屢更醫矣，無效，聞許之名，招而使治之，一鍼而愈。自是聲動京師。好作詩，多言神仙劍術。嘗得其三詩：『九十餘年老古鎚，雖然鶴髮未雞皮。曾拖竹杖穿雲頂，屢覓藤鞋看海涯。』